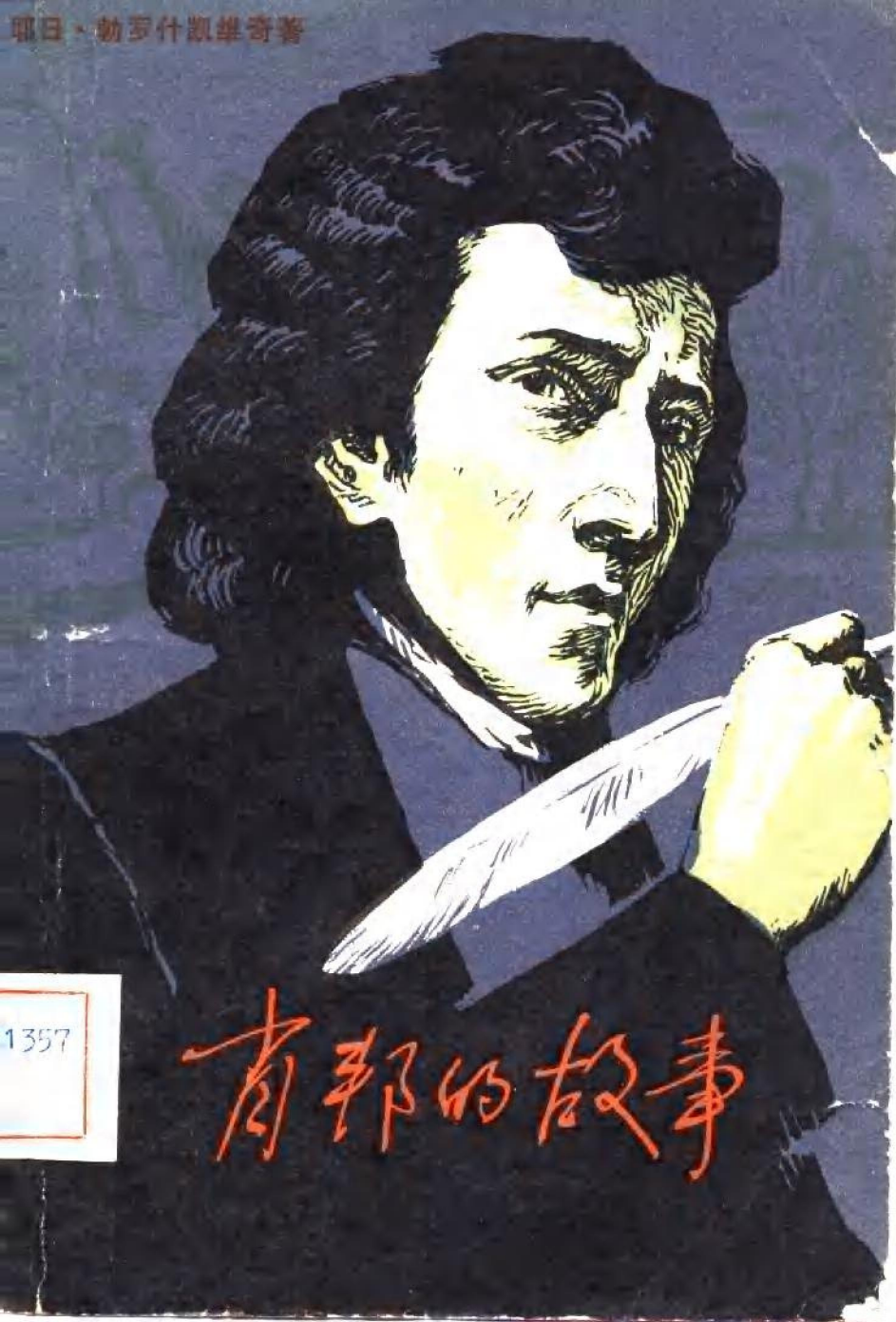


耶日·勃罗什凯维奇著



1357

商邦的故事

Jerzy Broszkiewicz
Opowieść
o
Chopinie
Spółdzielnia Wydawnicza
Czytelnik 1956

本书根据波兰读者出版社 1956 年版译出

封面设计：孙为平

肖邦的故事

〔波〕耶日·勃罗什凯维奇著
施国威 陆鸣权 译

*

人民音乐出版社出版
(北京翠微路 2 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787×1092 毫米 32 开本 120 千文字 6.5 印张
1982 年 3 月北京第 1 版 1982 年 3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1—11,030 册
书号：8026·3934 定价：0.71 元

内 容 提 要

本书以栩栩如生的文笔在十九世纪波兰民族为摆脱外来统治、争取民族独立的广阔社会背景上展示了誉满全球的天才波兰音乐家肖邦的一生。在书中我们可以看到音乐家是如何把自己的生命与创作同祖国的命运紧密地联结在一起，而祖国的民族斗争与民间艺术又是如何哺育着音乐家创造力与成长的。对肖邦的性格与风貌，书中也有动人的描述。

目 次

明星的诞生.....	1
新的灵感的源泉.....	27
斗争的年代.....	49
困难的时刻.....	70
新的打算.....	94
一八三一年.....	116
艰难的岁月.....	129
友 谊.....	158
最后一次音乐会.....	182
告 别.....	196
译后记.....	198

明 星 的 诞 生

尼古拉·肖邦^①是华沙中学的教员。全校的学生都很熟悉他，亲切地叫他尼古拉·肖邦教授。他不仅教低年级，还教高年级的学生。早在1811年，他就开始教课。十二年之后，已经没有一个学生再能记得起老教师马赫——尼古拉·肖邦的前一任教员了。

尼古拉·肖邦教法语和法国文学。他讲课时，甚至连那些最不开窍的笨学生都会用功地学，一半是出于自尊心，一半也是由于害怕。因为教授既严厉又很公正：他对不求上进的人不仅会给予训斥，而且会罚打戒尺；对好学生则给予如此真心诚意的表扬，以至于受表扬者会满意得脸色通红，耳根发热。

课间休息时，教授习惯于在走廊里散步。他快步地来回走着，脚后跟在地板上发出咯噔咯噔的响声。尽管他的头发几乎全都已经花白，脸上又布满了皱纹，但他腰板挺

① 尼古拉·肖邦(Nikołaj Chopin, 1771—1844): 肖邦的父亲, 出身于法国的一个农民家庭。1787年到波兰。1800年开始当家庭教师, 后来成为华沙中学的法语教师。——译者, 下同。



Mikotoji Chopin

直，动作如同年轻人一般矫健。散步的时候，如果哪个严重地违反校规的小家伙或者高年级学生让他逮住了，那他就象一只长脚仙鹤似地矗立在学生面前。他既不嚷嚷也不发怒，而是沉默、长时间地沉默，以至那犯过失者自己开始渴望能尽早受到哪怕是最严厉的惩罚——只要快一点就行，只要那种可怕的、令人窒息的沉默立刻结束就行。

应该承认，尽管教授外表上是那么庄重和威严，但他很少惩罚学生，除非在一些特殊的场合下，最终往往是以那种严厉的沉默来收场。虽然大家知道肖邦教授不滥用戒尺，但在他上课时，教室里仍旧鸦雀无声。这不仅是由于教授要求严格的缘故，而且也是出于相互的尊重、友谊以及认真的讲授和聚精会神的听课。

教授的性格中有一些令人发笑的地方——又有谁会没有呢？——此外，还有一个众所周知而又为大家所敬重的弱点。

令人发笑的趣事或多或少有些滑稽，那就是教授喜欢吸鼻烟。他吸鼻烟时，经常打喷嚏，而且声音响得刺耳。因此，每当在课上发生这种趣事时，教室里就象闪电一样掠过一阵轻轻哄笑的声浪，但顷刻即会消逝。

因为教授微微皱起眉头并严厉地说：

“情……”

这个“情”字（应该念成“请”）又是第二个笑柄。尼古拉先生波兰话讲得不错，甚至比其他法国或德国出身的教员们强得多。但尽管如此，他的语调和重音听起来仍是十分滑稽。

这一点是不应去笑话他的。如果谁不知道这一点，那他会马上痛切地认识到自己犯了一个大错误。

在这方面教授特别敏感，因为他不仅自认为是懂波兰文的行家，而且不管自己的法国姓名和出身，还认为自己是一个地道的波兰人。

还有些什么笑柄呢？教授喜欢表演吹长笛——这也算是可笑的地方，因为说老实话，他没有什么可以表演的。但这些琐事都不值得一提。什么是值得一提的呢？那就是尼古拉·肖邦先生有一个众所周知而又为大家所敬重的弱点。

譬如，有时课上得正热烈，或者正在进行严格的提问和回答时，教授忽然把手指放在嘴上，示意大家静下来，然后走到窗台跟前。教室里顿时一片寂静，连那些听腻了法语语法课的苍蝇的嗡嗡声都听得见。而教授聆听着——

分钟、五分钟、十分钟……他微闭双眼，侧耳倾听着，全教室也都在听——窗外，从寄宿中学大楼、教员住的三层楼，隐隐约约传来钢琴音乐的声音。教授好不容易才离开窗户，眼神略为显得异样，有点心不在焉的样子。他克制着自己，回过头去继续讲课。在这种时刻，他的脸上会比平时露出更多的笑容，甚至会原谅学生们的明显的无知。

教室里，坐在后排的学生中有的用胳膊肘捅捅自己身旁的同学，轻声说道：

“小肖邦在弹琴呢，你听到了吗？弹得多棒！”

有时，教授站在窗口心神不定；有时，他甚至忘记了该给学生布置学习的内容。知道内情的人，即了解教授那个尽人皆知而又为大家所敬重的弱点的人，会意地点点头。他们知道，小肖邦今天一定有什么重要的演出——在那些地位显赫人家的沙龙里举行音乐会，或者甚至是公开的音乐会。

这里讲的正是教授的儿子，弗雷德里克·肖邦。人们称他为弗雷德里克或小肖邦。他和中年级学生同岁，在家里自学，但甚至高年级的学生对他的评价也很高。那些年纪最小的小家伙对他则简直佩服得五体投地。一年级或预备班的一些男孩子常常三三两两悄悄地跟在肖邦身后走，虔诚地睁大双眼，兴奋地挺着鼻子，但一旦感觉到肖邦瞧了自己一眼以后，便一溜烟地跑掉了。

这一切是什么原因呢？为什么那些在暗地里开始偷偷刮胡子的高年级学生见到一个十三岁的男孩会如此崇敬

呢？

小肖邦是教员的儿子，这一点根本不能说明问题。象科贝尔克两兄弟，也是教员的儿子，但他们有时被一些大同学揍得嗷嗷叫，叫声从寄宿中学的走廊里传出来就好象因失火而叫喊一样，整个学校都能听见。班特克教员的两个儿子也有过同样的境遇。骄横的将军的儿子武别斯基以及孱弱的大傻瓜、小伯爵莫斯托夫斯基的境况也好不了多少。

小肖邦虽然是校外学生，但他学得很好，考得也很出色，这并不使任何人感到意外。那些坏学生倒可能会嫉妒他的长处，这就叫：“蠢人忌恨聪明人，懒汉忌恨勤劳者”。大家都知道，尽管肖邦教授非常钟爱自己的儿子，但对他的要求却要比对寄宿中学的学生严厉两倍。在考试前，他特地请自己的同事更严格地要求弗雷德里克。

同学们敬仰小肖邦并不是因为他有过人的体力或者他特别地灵巧。他个子瘦小、身材匀称、和蔼可亲，但显得有点弱不禁风。这样的人一般是不惹人喜欢的，但他却叫人十分喜欢。他能想出使全校都哄然的笑话和戏谑；他能叫不知天高地厚的傻瓜暴露出自己的蠢笨，并给以恰如其分的讥笑和讽刺。有时，甚至高年级的学生也把他请来，让他模仿林德^①校长或者茨冈人、小贩、裁缝等人的样子。

① 包古米乌·林德 (Bogumił Linde, 1771—1847)：波兰著名语言学家，是1803年创立的华沙中学校长。

这里要说明一下，弗雷德里克具有出色的模仿人的演员天才。瘦小的、漂亮的小伙子，有时出其不意地梳梳头发，噘起嘴巴，皱起眉头，拉长了面孔。在捧腹大笑的观众面前，小肖邦要么变成了寄宿中学校长、尊敬的包古米乌·林德的样子，就如可敬的主教一般；要么变成了沿街奔走的补锅匠，或者是扭着屁股的商业经纪人；要么变成他当时要装扮的任何人。由于他有这样非凡的才能，而且能不拿搪，不翘尾巴，又珍惜友谊，所以大家都喜欢他、器重他。

但这一切还不够，还不能说明最要紧的事情。最要紧的是小肖邦另外的才能——整个华沙都闻名的才能，报刊上已经作过报导，《华沙信使报》甚至称寄宿中学十一岁的学生为天才。是的，是一个名副其实的音乐天才！

* * *

华沙在那些年代里是一座风靡一时的音乐之城。在家庭里，人们举行音乐会，年轻人弹吉他、弹钢琴、吹长笛或者拉小提琴，作为一种消遣。那些妙龄女郎拨弄着竖琴琴弦来表达对自己心上人、美髯小伙的思念。在一起弹奏乐器或者唱歌成了大家爱好的娱乐之一。除此之外，城里居然有两个歌剧团：波兰歌剧团和（当时流行的）意大利歌剧团。欧洲最有名望的音乐家常来华沙演出，音乐会上经常是座无虚席。听众通晓音乐，因此，一般的演奏者是难以博得他们的赞赏和掌声的。

在口味如此高雅、对音乐艺术如此敏感的城市里，突然间闪现出一颗新的明星。

1818年2月24日，为慈善协会举行了一次音乐会。在这个音乐会上，人们欣赏女歌手漂亮的长相，以及有点怯场的业余男歌手的嗓子，他演唱了意大利歌剧的几个唱段。

唱完最后一段后，扎莫依斯卡太太牵着一个小男孩的手，把他送上舞台。大家已经知道，小家伙是寄宿中学一位教员的孩子，在谱曲方面才华出众。

观众席上响起了善意的笑声和宽容的掌声。

几个最有名望的评论家不快地撇了撇嘴，其中最爱挑剔的一位，不管附近还坐着一位音乐会的组织者，竟转过脸去对左右的人大声抱怨起来。

“我已受够了！”他气冲冲地说。“一会儿领一个无知的幼童来，叫他弹钢琴……演奏。耳朵都听疼了。尊敬的观众们看小孩，就象看一只猴一样。对音乐有一点敏感的人来说这只能是活受罪。”

“这是为什么？”后排有一个人愤愤不平地问。

评论家生气地说：



“我活了这么大年纪，还从来没有听说过，一个五岁或七岁的明星除了手指灵巧以外，还能会有更多的本事！他们完全象受过训练的猴子那样弹琴，如此而已！没有意会，也不能理解……看上去可怜，听起来也可怜。”

周围的人开始嘘他，要他静下来。他因而收住话头，伸开腿，舒舒服服坐好；象要打瞌睡一样，他合拢了双眼，脸上带着怨气。

这时，神情严肃的小演员把双手放在琴键上。他在弹第一个和音之前，迅速地向坐在最前排的妈妈笑了一笑。

爱挑剔的评论家真的想睡一觉，但过了不大一会，便睁大了眼睛，脸上露出聚精会神的、急不可待的、接着是惊讶不已的神色。最后，他那轻度的怀疑完全被惊叹所代替了。

坐在他旁边的一位太太来回晃动。一会儿裙子发出沙沙之声；一会儿椅子又吱嘎作响。评论家狠狠地瞪了她一眼，她便不再动了。当小钢琴家从那个对他来讲显得太高一点的琴凳上跳了下来，彬彬有礼地向观众鞠躬，感谢大家热烈的掌声时，以刻薄著称的评论家激动得赞叹不已。

“我活了这么久，”他坦率地承认，“但第一次从七岁小孩的弹奏中听到了真正的音乐。”

他站起来，向熟人打听，谁是尼古拉·肖邦，然后便从人群中挤了过去。他找到尼古拉先生后，鞠了一个躬，向他作了自我介绍，并重复了自己的评价。

尼古拉先生被祝贺的人群团团围住。他向人们鞠躬致谢，并惊讶地眨了眨双眼。他知道，弗雷德里克是会让听

众吃惊的，但他没有想到会有如此巨大的成功。甚至最高贵的听众也字斟句酌地说些宽厚的话，一个一个抚摸着弗雷采克^①的头，这使他感到厌烦，最后他终于不太礼貌地躲开了波托茨基伯爵夫人肥胖的手掌。莫斯托夫斯基部长本人也为七岁的演奏者鼓掌。尼古拉先生不时地鞠躬致谢，骄傲地挺起胸脯。

在和妻儿乘马车回家的路上，他情绪开始低落。弗雷德里克偎依在妈妈的膝盖上睡着了。他脸色苍白，眼睛周围出现了黑晕。

“他累坏了！”尤斯蒂娜^②夫人关切地说。

“这没有什么奇怪的。”教授咕哝道。

“波托茨基伯爵夫人，”妻子提醒他说，“邀请弗雷采克到她家沙龙演奏呢！柴特韦尔廷斯基公爵夫人，以及莫赫雷海姆男爵夫人也……”

尼古拉先生沉默不语。在他心中翻起了苦恼和怨恨的波澜。当妻子又提了一些不太有名的人名时，他甚至十分尖刻地打断了她的话说：

“是的……他们喜欢他，这是事实。但是，怎么个喜欢法呢？象喜欢身着天鹅绒衣服的布娃娃一样，到他们玩够了就丢在一旁。但小伙子的身体也就毁了！”

① 弗雷采克：弗雷德里克·肖邦的爱称。

② 尤斯蒂娜·肖邦 (Justyna Chopin, 1782—1861)：肖邦的母亲，诞生于波兰库亚维一个名叫德乌加的村子。1806年6月与尼古拉·肖邦结婚。她爱好音乐，钢琴弹得很好。

“但不能拒绝他们呀！”妻子轻声地说。

“我知道，”他点了点头，“是不能拒绝。达官显贵们的邀请是不能拒绝的……”

他们沉默了好大一会儿，尤斯蒂娜最终把自己安详、聪慧的脸转向儿子，十分信任地瞧着他。

“我相信他。”她突然以欢快的口气说道。“他不会让人毁坏、摧折的。”

尼古拉先生想起了胖胖的、滑稽的评论家，便说：

“你知道吗？那个秃头的……叫什么来着……《华沙信使报》的编辑。此人，整个歌剧团都怕他，但连他也说，有生以来第一次从一个七岁孩童的演奏中听到了真正的音乐。”

“瞧你，干吗不早一点告诉我呢？”尤斯蒂娜夫人兴奋起来。

“我忘了。”他不好意思地说。

* * *

于是，在嗜好音乐的华沙，闪现出一颗新的明星。他象焰火一样明亮，但这个比喻有点不太贴切，因为焰火一瞬间就会熄灭，而这一颗新星，尽管离开那次音乐会已有好几年了，却发出越来越绚丽、越来越明亮的光辉。

尼古拉先生看重严厉的评论家的话语是有道理的，因为弗雷德里克获得荣誉最坚实的基础并不是他能应用自如地控制琴键；而是比这更早一些时候，他就以对自己所演奏的作品的认真、深刻的理解使听众大为赞赏。

要知道，很快地摆弄手指这并不是艺术。真正的艺术，唯一称得上荣誉的艺术是从音乐中挖掘出它全部的美，而这就需要极大的才能、灵敏的想象力和智慧。

听弗雷德里克这个身材矮小、经常发笑的小男孩演奏，人们往往会忘记这是小孩子在演奏。在他的演奏中可以找到既美妙而又难以掌握的全部艺术的魅力。人们觉得，似乎只有思维成熟、既掌握音乐知识的秘诀又有生活经验的人才能完成这样的演奏。面对这个小艺术家，听众的心里会涌起令人神往的、激动的浪潮，如同欣赏完美的真正的名家演奏一样。因此，《华沙信使报》称弗雷德里克为音乐天才是不足为奇的。小肖邦的名声不仅传遍华沙的宫室，甚至也传到了市郊贫民居住的半砖半土的住宅。在寄宿学校和许多教授（其中也有尼古拉·肖邦）住宿的所在地、克拉辛斯基宫的厢房前，首都最豪华的马车纷至沓来，宫廷的高级侍从或者大公本人的付官前来送请柬，扎永契克总督、柴特韦尔廷斯基公爵夫人、查尔托里斯基家眷、拉基维乌家眷、卢贝茨基和莫斯托夫斯基部长、沙尼亚夫斯基市长，他们的马车接踵而来……有什么必要一一列出他们的姓名呢？尽管这在当时是极大的荣誉，但谁都不要去过高估价它。对于肖邦未来的名声，重要的只是他的天才、是他从钢琴的黑白琴键中挖掘出音乐激情的才能；而不是混身喷洒过香水的太太们的称赞，也不是“荣耀”的请柬。

还应该补充一点，那位不同凡响的艺术家，几年前就

已经享有出色的作曲家的荣誉了。因为在五年前，在华沙主要经营乐谱的地方（布日津那先生，苗多瓦大街）开始出售标题为《波洛涅兹舞曲，年仅七岁的弗雷德里克·肖邦作曲》的音乐作品，几个星期后便销售一空。

难道可以对教授的自豪和他对儿子的钟爱感到奇怪吗？教授听到远处钢琴的声音，中断了讲课，双眼凝滞，眼神有点异样，象是在聆听。可以想象，他现在正展望着未来，并在其中寻找自己儿子的前途。

他给儿子预想了美好的未来，但这种预想是否能实现呢？

尼古拉·肖邦，正象大家知道的一样，是不轻易把自己的激动和温情溢于言表的。尽管如此，当瘦长的老肖邦携着脸蛋长得跟女孩一般清秀的小男孩在克拉科夫市郊大街^①行走的时候，他脸上的每一道皱纹都浸透了显而易见的、矜夸的笑容和柔情。

* * *

大家都知道教授的自傲和抱负，因此没有什么惊讶之感。但是并没有人知道为什么教授渴望自己的儿子能有一个灿烂美好的前程，至少不知道其中最重要的原因。

要知道，教授自己经历了漫长的生活旅程。他诞生在南兹，一个法国农民的整洁而又贫困的茅舍里。农民的凄惨生活使他远离法国。

^① 克拉科夫市郊大街：华沙的一条繁华街道。

尼古拉·肖邦在波兰受到的接待也并不十分亲切。一开始，他当过商店的店员和帐房先生。这些年代过得也不容易。随后，开始了柯希丘什科^①起义的伟大日子。看起来，波兰是要走著名的法国革命的道路。自由、平等、博爱将成为欧洲人民政权的根基。但是法国革命为它的第一任执政官拿破仑·波拿巴所背叛，波兰则在沙俄和普鲁士军队的暴力之下陷于沦亡。

在这些年月里，尼古拉先生失去了对正义能在世界上普遍获胜的信心。他对人们掩盖了自己出身的真情。而当他第一次取得了家庭教师的职位后，就在庄园里住了十几年。正是在那里，他逐步地、一年比一年更有了自信和学识，学会了高雅的举止，最后和一个十分贫穷但又十分值得相爱的姑娘结了婚。

拿破仑的攻势有如浪涛席卷欧洲，而在热拉佐瓦沃拉——离华沙十多英里以外一座僻静的村子里，肖邦一家的生活却很安宁。尼古拉先生憎恨波拿巴，从未相信他会为波兰发善心。当滑铁卢^②消息传来时，他不无苦笑地庆幸“大帝”的厄运。

那时他已经是寄宿中学和戏剧学校的教师、著名的教

① 柯希丘什科(Tadeusz Kościuszko, 1746—1817);波兰民族解放运动领导人之一，1794年领导了反对俄、普瓜分波兰的克拉科夫民族起义(又称柯希丘什科起义)，屡胜俄军，一度占领华沙，建立革命政权，曾公布全国农民解放宣言。同年10月，兵败重伤被俘，囚于俄国。1796年被释放，流亡美、法，后在瑞士逝世。归葬克拉科夫。